



白沙先生北遷錄

リ 6
4107



門戶
號 4107
卷

均遷日錄序



昔家宣廟中興時則有元功大
臣曰白沙先生李公恒福字子常
還光海不辟將廢母后公躬緣
守正謫于闕北獲予配所其府
相從於生躬死歸之際者乃錦
南君鄭忠信可約也忠記其發



涉之勞羈管之苦疾病之厄死
喪之戚以遺後觀也今觀其所
記直以心為一而意隨遇而
直書之耳非有瑕於言語之妙
文章之義而所以增夫天者之彝
之意使人感發而興起者一何多
也君子一倫君臣之象固其大者

至若人品之邪一正世道之升降
無常之物態不泯三公像死而有
榮耀生而為羞辱人倫藻鑑一
明知遇許與之報無不一備於名
後之君子觀於此亦可知量時而處
已者矣人之所貴守言為此而身
雖先生大人著為世訓者要不出

此誰可與鞅鞞者流竟病之語同
類而共評之哉余聞宣祖大王播
越龍灣也將欲渡江而內附問臣
之願從者則唯公請以身執羈勒
及公之竄社也唯錦南相隱不言經
紀其生死嗟乎公自能竭其忠於
君父所以食其報於錦南詩不云乎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然哉且余
於此又有感焉古之居輔相一職者
必以知人為先晉之管庫唯趙文子
知之舉之為大夫澤之巨虜唯蕭相
國知之薦之為大將此其明鑑透識
自得於天夫豈有方術之可傳學習
之可施哉錦南以先物之一賤士當

北角之年穿賊中遠 躬在公力能
得之於寒自係頌之詞若訓成孰終
為國死不但得其力於一身之窮途
又能滅滔天之賊或重恢之烈為平
城社稷是賴今之無此眼目而當
國大任者雖或有區區顧忠之志其
於以人事君也何以哉噫

卷四

崇禎紀元後四十二年丙寅大
匡輔國崇禎大夫議政左議
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南九萬書

長心八月
初九日
夜半
時分
子不
死
移
身
已
脫
略
天
池
身
密
宗
死
自
訣
此
委
年
七
十
多
幸
在
得
凡
年
不
子
功
能
行
心
身
以
身
通
家

左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marginal note.

身家之誠心
父母之教誨
不可不敬
不可不守
不可不勤
不可不儉
不可不孝
不可不悌
不可不忠
不可不義
不可不廉
不可不恥
不可不勇
不可不節
不可不廉
不可不恥
不可不勇
不可不節

身家之誠心
父母之教誨
不可不敬
不可不守
不可不勤
不可不儉
不可不孝
不可不悌
不可不忠
不可不義
不可不廉
不可不恥
不可不勇
不可不節
不可不廉
不可不恥
不可不勇
不可不節

紛然首相竒自獻不能止入都堂倡廣收廷議議先立義
機欲扶已見使之收及於原任大臣鰲城府院君白沙李
公時公家食於東岡東岡即公無任別墅在京城東二十五里不預朝政者已
五載二十五日中樞府經歷李士遜持廷議來問公即獻
議曰臣以八月初九日重得中風身雖不死精力已脫瞻
天望雲分死自訣今垂半歲尚在床褥凡干公事勢難仰
對此則國家大事餘命未絕何敢以病為解默然而已乎
不審誰為殿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古之明
訓虞舜不幸頑父罵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
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汝春秋之義子無雙母之意况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
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
有漸化之望此言真為至於廷續之下裁為命之道體舜
之德克諧以孝蒸蒸以乂迴怒為慈愚臣之望也云時議
駭然三司攘臂生負陳好善宣世徽崔尚質連疏請按律
以安 宗社云

十二月一日壬辰 十日合啓曰臣等伏見李恒福鄭弘

東萊人字翼之號休軒登丁酉文科以行司果獻議云
翼伏以古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如虞舜而能盡處變
之道者亦莫如舜當其罵母鳩禍故害舜者百計而舜恭
為子職而已馴致蒸蒸之義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惟
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聲舉國臣民咸仰錫類之至化
而不幸遭值人倫之變羣臣俯下風者不能贊襄聖孝齊

美帝舜而乃議此無前之事臣竊感焉伏願聖明遠法
舜克盡誠孝兩言之間和氣論然則一國臣民咸於仁
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臣切於中矣今書賦讀若
愚陋無識愛君尚國之誠恒切於中矣今書賦讀若
微命不陳所懷則是負聖上洪造而自陷於不忠之罪矣
竊念聖明不以人廢言特賜勅擇則臣雖萬死亦無憾矣
召還建秩嘉善至副提學天啓甲子率忠貞公等收議
引虞舜處變之道為言虞舜人倫之至固可法也若以今
日之事比之則大相不同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囂母禍
止一身舜之恭為子職者舜之所以為舜也帝王宗社臣
民之所托也不幸遭變則禍及於宗社臣民帝王處變之
道不可與匹夫同之也明矣設令舜既在君位而囂母之
禍舜如此則舜雖以母待之為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

害而不明囂母之罪乎殺人微罪也臯陶猶執瞽瞍而舜
不得禁只以竊負為計則君臣之間子母之際以義以恩
所處之道豈不大相懸哉巫蠱咀呪之變著矣外應逆謀
之狀露矣若使凶謀得行於當日則聖上在於何如地宗
社臣民之禍亦何如也在聖上則雖有竊負之意為聖上
臣子者獨不為臯陶之執乎今此廟堂收議斷以臣子所
處之道相為商確欲聞折衷之論而已聖上則少無干與
於其間而恒福弘翼不及於廟堂之所問敢以賈勅之言
有若獻議於聖上者然其意實難測也義理晦塞正論久
鬱何幸草野抗疏眾庶奮忠此正臣子同心協力明大義

決大事以安宗社之秋也而恒福弘翼以失志怨上之人
乘機抵掌敢違右袒之計張皇引諭言及無所與之聖躬
必欲使陷於大逆之名恒福於護逆求福之計則得矣忘
讐負君之罪甚於自獻至於恒福收議中所謂佞也妄白
也母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
乎主辱臣死古人有言此臣等之所以欲死而不忍聞者
也金德誠以恒福弘翼一也為議金公尚州人字景和號
醒翁登已丑文科時為
軍器寺正引春秋及禮記
文忠公收議歎曰吾所欲言者
人有請與范仲淹同殿之事是足一死矣以臣一片愛君
之心與李其鄭弘翼一也獻議南海園
兩子卒官大同憲後侍贈其心同則其罪不可貳

之請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等並命絕請圍籬安置以減
臣民之憤答曰李恒福只削官將鄭弘翼金德誠俟啓再
啓曰李恒福右袒護逆之罪臣等論之略盡而觀其收議
之辭張皇脅制陵厲悻慢之氣溢於措語之間以臣等之
筆力不能形容其萬一徒為氣塞憤鬱而已弘翼德誠以
恒福之卒徒既被其罪則恒福其可止於只削官職乎忘
讐負君是何等罪惡而豈可以大臣末減乎况辱君一款
弘翼德誠之所無而聖上之罪恒福反輕於弘翼德誠弘
翼德誠必不服矣亟命圍籬安置王堂初劄大緊奇李鄭
金原罪惟均圍籬之律只行於踈賤不行於貴近將何以

白以先主記卷目錄

懲亂賊裁請快從公論以洩輿憤事各曰圍置則過矣三
啓曰自獻倡之於先恒福應之於後雄鳴唯和迭爲增亮
使右袒之草莽堂而起以致主勢益孤異論日盛將成不
測之禍俱不可勝言者無非自獻恒福亦幟嚆矢之所爲
則其無君護逆以危 宗社之罪一而二也二而一也豈
可以削爵付處當此二凶之罪裁亟命圍籬安置各曰已
諭勿用煩論 十一日連啓各曰放歸田里 十四日連
啓各曰中道付處 十六日連啓各曰遠竄 十七日停
啓 十八日禁府以公配龍岡竒自獻配定平承旨白大
珩韓續男手擲配單於地曰此草負何等罪惡而乃配以

便地爲 十九日兩司以知義禁李慶涵爲稽私配歇地
罪削黜改以極邊爲啓 二十一日以公配昌城竒自獻
配朔州 二十二日公自東岡入青坡村舍已首路矣過
忘憂嶺賦詩曰猗風難透鐵心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歌馬
震巖千丈嶺夕陽四望穆陵寒是日平安道人上疏以爲
昌朔密近中朝境不能無潛通禍機之患請移配北邊此
是端緒也公之孫收後公丁巳記聞錄云小子嘗往
之事猶有所未盡聞者矣昔在丁巳冬光海將廢母后
收議于在外大臣先生已獲罪遷于東郊奮筆自書辭奴
義正高徒懸標三司俱發禍將不測先生待命於青坡奴
家嘗手抄禮記外諸馬鞍而行先生端坐室中看禮記奴
第及吾輩數人在庭下或坐或起以待來報忽有奴
城中齊跪而求氣滿口不能言衆皆失色顛倒奴

絕自來人之論此者多不生還視猶是門關則時議之殺

殺公可知改單久不下公仍駐青坡待命時在正年時

夕乘舟一宿而去在公官至領城政完職者既君號遲川公之門可士也

戊午正月一日辛酉日暈歲律已換鋪路三千新年異况

已索然矣故舊之來見者必揮涕以去多遺歲饌信於常

三日時人潛使人物色於公及奇所人甚畏之而然自

士夫至僮隸之來謁者駢闐滿門甚於權貴之家晚有武

人奇敬獻公舊幕士而奇之族也病在高陽送人相問其

人先自奇所來及歸途有數人攔之曰爾自奇所來及驚

次必有往來書須可出置其人乃言其情則捽髮脫衣

遍搜一身此是筠所使也 四日日暈地震右議政孝純

率百官始舉廷請爾贈構君草先引十大罪直以廢黜為

辭柳希奮大言於廷曰凡廷請乃從首揆之議矣某庵既

以去朝謁器分司為議則只可以此為辭如此議為不

可當須先罪某相後改其辭可也而論相爭至夜不決孝

純以為廷會不易屈從瞻意竟以廢黜為辭及罷鷄已鳴

矣某庵即仁弘號也 六日自上備忘記曰大臣雖有罪

不可置之於邊上况方有可虞之端吉州北青等地改定

配時老酋送書於文希賢有犯天朝之禁邊上似擾故有

是命禁府改公于北青改奇于吉州 七月以押去都事

李崇後韓朝日暮之故仍滯。八日始發。書被取城南路。行過山壇邊。李述陵名切謂言至述陵府院君號五峯父子李天安惟假。韓愈正及不學。已在山壇候公矣。設祖饌行一。廬堂。遂。陵吟贈絕句曰：此地年年送客歸。山壇舉酒祭江華。吾行最晚當何處。無復故人來別離。公亦賦絕句和之曰：雲日蕭蕭畫。時微北風吹。梨遠征衣遠。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全。陝。川。昌。一亦追別於南峴底矣。夕到往尋驛。宿公望都城賦詩曰：一。出。都。門。萬。事。灰。舊。遊。陳。迹。昔。重。回。浮。天。好。在。終。南。色。佳。氣。葱。龍。紫。翠。堆。九。日。日。氣。飄。寒。行。路。慘。慘。都。中。士。大。與。僅。之。來。送。者。不。記。其。數。道。傍。觀。者。無。

論知與不知無不掩袂嗟傷。行過胡墳峴。李盈德麟奇家。在峴近處。送人停行。願與叙別。仍令盛設鋪具。若相行者。然從行之苦寒者。喜有酒相慰。以待及盈德至。則但是冷談而已。不覺捧腹矣。夕抵松山村。宿趙判官韓官至知事李正郎景稷授學於公官至判書號石門崔評事有海官至李評事培元官至崔然軍流李大河大淳兄弟皆從行送公子此李愈知糧具甲山仁室公之福押官至右議政號川府院君先到此候矣。喪人李元亦來有然糖之贈。十日趙李諸人皆辭別已各沾襟。而李正郎景稷泣最多矣。夕抵抱川。抱川鄉族之出迎公者已滿道矣。十一日公就辭先墓。將發大雪塞空。

天地時際行路不辨親舊閱其行色請以留待霽公以嚴
程有期不可留為辭冒雪前途行色甚苦李命知惟慶出
迎途中追送於十里餘暮將投宿楊門則奇已先入公憐
其兩鬢同銀遂投永平邑中主伴安旭出接頗動 十二
日日寒極苦既與奇相值慮前途失馬之弊姑問一日以
為差池相發且為速驛也 十三日朴信男權鵬等酒涕
辭歸朝發永平夕抵豐四驛尹鐵原英賢自府中出候不
唯供接以情且有贖行之資 十四日日寒猶苦朝發豐
日暮宿省昌金化倅趙賢以都事出站或有薪芻之濟而
終不見公可見人之畏時議也 十五日有雪朝發省昌

予過直木暮入金城野縣令李峻接公甚勤至于流涕嗟
傷此人性甚魯鈍曾為公郎僭多不見用而到此其情如
此豈非慶立之泣孔明者也 十六日抱川親族之送公
於道者不特十餘人前此稍稍落歸到此已盡行間只有
子弟從僕數人而已公有別諸姪詩曰遊士遺天地如何
意慘然非無一掬淚耻灑別離送峽天陰晦水路間關
望終南已杳然投荒行色安得不悽然過昌道年棧
暮投新安驛宿 十七日淮陽府使李淑命自府中侵露
到矣諒奇相昨入府中有關山供未安云言甚款款將發
李毅詩

時白受學於公官至

自伊川追至一行不覺到

發以出見此亦喜定音之情也午抵道遙嶺上有士人請
元方自此青迴步挽公車通名以拜仍道北青事甚詳慰
勉行孝亦勤趨是無素分者也暮入淮陽府中人家宿請
客姜正言大進柳秀才文錫樂皆來拜公各言謫况之若
以此勉之 十八日早發淮陽過銀溪至黃魚洲邊駁馬
府後遂行止此柳兒山藪娼婦辭歸午上鐵嶺嶺巖門參
鳥道懸雲白山茫茫隨路悠悠北上行色已酸然自嶺下
高山如從天降一步回首後從尚木末矣公登嶺猶作歌
其辭曰鐵嶺巖門參
鳥道懸雲白山茫茫隨路悠悠北上行色已酸然自嶺下
高山如從天降一步回首後從尚木末矣

能名遠至本國之者莫不感泣事載南源士人趙敬勇等
此尤商承相國嗣而為詞曰歲嶺高處宿雲飛飛何處
耳下南相國九萬會按北路過咸關嶺亦翻此歌為詩曰
為關高道長安宮闕九重裡絳向君前一羅羅盡以
船為之異也暮投高山驛店宿店主曰今有兩大臣接
而來必國裡有事矣似聞皆以孝母后得罪云獨爾母異
於國間之人乎語勢漸危懼而止之曹僉使大臨察在湖
西因事入京適值公之是行即匹馬隨之周旋行李不釋
艱苦公使曹歸曰既逾嶺矣吾尚無事道上勤君多矣止
此而返可也曹泣且言曰吾年七十不以老為辭長路傳
公只效吾誠也不至顛蹶足矣何憚勤苦况去路猶遠公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病尚危吾身不死誓不中返言甚概切聞者感嘆公有論
靈嶺詩曰孤臣不度濟人關日月臨照宇宙寬青海怒聲
風氣勢白山孤影雪孱顏息加沙塞永先洋心健關河豁
不羣准有憶君千里夢曉隨殘月赴朝班 十九日有雪
李詩辭歸道上相分去留俱涕早發高山行至富坪亦
邊許天慶自成營來迎望公行色不禁悲泣午憩南山驛
冒雪入安邊府使吳煥丁父憂在殯斂中送箕男公之
事往吊之以致累人不敢來吊之意吳即使其子來謝之
二十日一行人馬驅馳度嶺困仆不任道留休北青洲
官趙元範自京迴歷拜于公梁聞延請尚未完邑中乃歸

乘見公行色者如市舉皆嗟傷中有一老婦凝涕以言曰
皓首相公非有罪者何請之遠乎云 二十一日朝渡南
江午憩元山坐看漁人持小艇入風濤出沒漁釣若履平
地此正近來浮世狹何似釣舡中者也有採石花來進者
公亦一解頰暮投德源府中宿主倅洪畛出接款曲 二
十二日日寒極皓行路亦斷昨既歌馬又滯未安強發德
源行至鉄關峴駐車觀海雪日新晴海天無雲滄溟浩浩
萬里無邊公不覺豁然開抱曰老夫不有此行焉能見此
世界乎人文川日寒尤皓主倅無分且病廢衙行中有與
高原守安大奇相知者進言於公曰今日苦寒人馬皆凍

若夕拙失所夜必傷損此去高原不甚懸遠邑俸安素受
過於公一生感戴今公此行必不泛泛姑且忍寒前進以
便托宿云一行嘗以為然即前道前進至箭灘野廣山依
夕風益烈車馬旋寸步亦逆一行號寒極矣然猶謂到
高原必無事焉遂之喜強鞭催趨及至于郡則邑中寂然
無一之迹是謂之問諸館則陰谷廢舍而戶不掩矣問其
邑宰則午酒未醒而衙已閉矣厨給則已矣薪芻亦不濟
日既昏黑無緣賴搜出行錢使之買薪則邑處野中東
等如蒸上下絕爨度夜公亦假寐冷突至於鬚鬢黏冰侍
者呵手煖盥以達宵宵僉使慷慨老人失聲痛哭或人

不足責孰謂危苦之際若是其甚也 二十二日以其薪
芻之難趁早以發大寄乘轎醉來見公停車道次賜語
溫然待渠辭退而後起將入永興境府使趙才南匹馬來
迎問慰行李色戚若涕泣如也及入府供接皆誠窮途易
為德感此情款如何武人尹孺來謁公尹亦究獄之徒寃
非其罪又遭寒慘憺之中又拜于公不覺泣成聲也有
一府妓故權判書徵曹所畜者也半生守燈志老愈堅素
知大郎是權婚嫁此來謁能說舊時事勉慰公意 一十
四日日寒猶苦公昨傷於高原氣頗不平且被主倅殷勤
留休一行頗恨安公文相詆之公解之曰人生雖困豈賴

安公且觀其人連喪子女心性已失言辭舉止非復曩時
之大奇尚哀憐之不暇矣且憾焉 二十五日朝渡龍興
江崎黑石嶺府使趙進行至此午憩草原德津江夕投草
原驛村郵官李譚適病重不得出送人問公仍致酒饌頗
存勸款 二十六日朴信男家奴自京來乃是張知事晚
公之門下士官慮公病減食劑送藥物附朴以傳也一行
至王城府院君喜得家信不啻聞天外音其去國情懷亦可想也憑朴書
稟聞朝報廷請尚未完而又有奇許對下之請此緣奇曾
言筠有畜免謀交構兩宮事也曰撥便書報奇行發到定
平南村宿府使沈彥明出接 二十七日府使進酒慰公

發至咸定境上道方有四箇人出執公車曰願且少停公
觀容顏即停車則曰生長荒陬久慕德義豈知今日此路
相逢公不有此行吾等將被髮矣公曰福祿久矣焉能免
此行無德而勤公之見亦可羞也仍問其姓名則定平儒
生韓興邦韓健李庭芝成興儒生李球等也而皆金澤昌
祝居定平登文科之門徒也午憩鶴仙亭川邊水清沙淨
愛坐移時監司權公縉後官至使其衙奴送酒饌一行分
飲好箇人情夕度萬歲橋到咸興城西觀者塞街莫不嗟
傷村氓里婦尚知齋城相公馮寓妓生德仙家方伯都事
判官相繼來拜邑中士人之刺見者爭相送進猶恐後人

僕隸榮之如忘遠歸之苦南虞侯張潛曰公到此亦來謁
供接一行雖是監司判官之款厚亦多有許天慶之周旋
兩間耳 二十八日監司懇請歇馬且緣劑藥留此李義
男公之庶從元等自瑞興進及之流寓士人安迪邑人進
士韓仁湜蔭社官刺謁以建方伯以下三官出入寓次日
昏而還城西有一老儒多送饌品致意眷眷此是故柳兵
使珩庶母而知柳之素受過於公致情如此其感德亦深
矣 二十九日朝發咸山午到德山川邊歇馬咸興人前
奉常判官李汝海生負徐克溫佩酒來慰公暮入驛村宿
三十日因行中病患不得已仍留

二月一日辛卯日病愈又滯 二日行至咸關嶺上陰雲
黯慘虛雲滿空嶺峻欲危馬倒人顛苦哉行色韓仁湜詩
天慶護行到此而還暮抵咸原驛數家燈村甚是稠集公
賦詩曰玄石山頭雲吹來驛路霜隨風迷大陸寒日沒無
光 三日日寒剝膚朝發咸原暮入洪原城南遊生家趙
卽洪原妓也曾年尹善道之嫡也趙妓持酒往慰之辭語
甚理尹感其言卽寄絕句曰我言困非時爾知我不知讀
書不如香可謂吾生癡云此語又落京口公亦慣其名矣
邂逅道次與之語李高煥考場自北遊回留候公朴萬戶
震一自北青來候公縣謫客李文耆俊林宣傳叔亦來見

李知公洛中舊識異鄉萍水悲憐兩至不耐情也仍進盤
餐俱是洛中味公不覺輕箸焉 五日朔發共原李文子
裕基進送行至松峴而還暮抵平浦驛宿 六日發平浦
至龍岸村邊歇馬踰雙嶺嶺底武人李義龍李彥麟等出
候公曰公為兵判時某等濫蒙被禱邊鎮一生感激豈知
今日有此行耶至撥幕前將駐車替馬兵使於甲子亂
後自朝送軍官申繼於後行日可會川邊已山使行多時
幸駐領吏云曰此直前則兵使既與張原候設帳具候公
矣公下馬就坐帳外進數盃即起兵使使候護行先入
府中夫晚到北青公有詩曰昔依松嶽記北首板橋西畔

少人迎群山定欲囚豪傑回望千峯鎖去程寓姜胤朴之
家兵使已令修治寓所具辦厨資器用使喚無不畢給公
只留爨婢技奴各一餘皆送還料豆亦多裁減 成廟朝
士夫之竄謫邊遠者例令其官有供饋之教曰此已成規
故公亦受之判官趙元範來謁兵使進酒數巡而罷北兵
使李守一送人問慰公 七日邑中父老爭相來見無論
上下来必親接温然借色人之見者若接天仙莫不景仰
奔走儒生全鶴齡李廷秀金夢辰等六十餘人來謁曰適
目釋奠入齋校中初臨之日不得迎拜於道上大是歉恨
數年之前分間將相率是簡膺號令清明牧守奉法生民

安業歲亦多稔問其朝廷秉政是誰則相公坐閣體察兩
邊數年以後列宰多易貪風爭起民賦無常水旱連仍械
鏹戴路怨氣熏天問相公則已去位而國事多矣是以知
相公之進退治亂有係蒼生屬望每切加額豈料今日復
論荒陬此生得覩懿範縱是生等之幸其於舉國生靈何
言甚有理晚有前典籍劉敬祥來拜為人強記能說故事
此其北門典故矣沈謂兄弟來拜 八日兵使進酌慰公
虞侯判官亦來主妓晚玉乃北門舊娼也而李清江名濟臣為
公先輩而為北閩時所寵者曰此先容見公公喜其為清
最親厚江所矚待之不問渠亦滑轉機警言善知人意能道風流舊

事其夫姜胤朴善治產家甚足僕從滿庭醉飽遣日不知
人間有憂畏事公戲題其板扉曰人生不必辛勤作宰相
但得如姜胤朴足矣云 九日兵使判官虞侯來見兵使
謂姜胤朴家狹小不便久居修治即姜胤朴婿劉生家親自指
揮監董雖微細事不為放過必以誠 十日判官進酌慰
公兵使虞侯沈謂兄弟亦來沈是洛中士子以族連累於
沈獄來配甲山隔閩歲久生死相疑其老母不勝憂情自
京來此將往子所兵使愍然使二沈出來相見仍許留在
城邊待親之還也適所寓與我比隣故逐日相對是日朴
成川燁送人慰公仍致客需 十一日邑中儒生李廷秀

琴酒饌來慰劉典籍亦來 十二日邑中品官十餘人來
謁以歸兵使子玄太虛來見仍出其所著詩二首請考之

十四日品官金夢辰李義龍等來謁 十五日兵使進

酌虞侯判官二沈亦來蓋為別揚口也 揚口即公之居

鑑原府使 贈兵 曹忞判齋興君 十六日儒生趙龍生趙麟生等來拜

十七日揚口曹僉使辭歸洛揚口北陪鯉庭南隔魚軒

此行勢將奔波道路辭別之際縱念致傷公懷強作怡愉

而退出門已見淚如泉矣一行之留侍公者皆出臨清江

上送別去留莫不洒涕沾巾行路觀者亦為之吁噫 十

八日鄭承旨弘翼將過北青公送箕男於道上問其行夕

到公寓 十九日兵使虞侯來見劉典籍來謁方伯送米

饌 二十日移寓劉生家庭除寬敞房寢精潔可堪居止

此皆兵使經意者也金正德誠將過送箕男路中相邀

二十二日二沈陪公終日仍說北地苦寒生民無契活守

宰貪暴漁奪亦無紀極近來言其清簡愛民者以前時兵

使柳承緒 公之福 樺後寓居仁同與張 旅軒顯光講論性理之學 甲山府使具仁臣

為最此皆公所薦用者耳 二十三日利城縣監李厚與

送米饌公謂以贖行受之不辭 二十五日邑儒李廷秀

李挺立等來謁 二十六日邑儒金鼎勳來致東脩請學

韓文彙勳 邑中年少而最聰敏者也公試教之頗通文理

已解反囑公春意勉之

全彙子自佐機張人直長天德之子登己巳文科官至察訪

二十七日兵使虞候來見加乙坡知僉使李士郁送軍官問公金正字地粹李僉使慎義將之謫所送箕男相邀二十九日夜雪尺餘數人之迹虎者告於兵使兵使即提騎卒若干將出獵戎裝未見公公望見郊原眾騎爭馳雪飛風颯杳沒雲際俄捕一豹以還公不覺氣動曰此事令人足能發豪猶勝書生白首下帷兵使頗矜氣意

三月一日戊申日氣稍温公散步庭際仍坐籬邊兵使送朝報一道始知廷請已完有去尊號只稱西宮之教公曰近來國家治逆頗嚴然皆未見形迹今此請廢之徒實是

大逆吾所交儕亦多有參廷請者甚是恨事侍傍者問曰某某皆是公最情親者他日相逢將何以待之公曰是皆脅從者其情雖可憐既參其逆則交已絕矣異時之遇不過泛然相對耳

二日公再中風魅鄉近塞風土甚惡衰病遠謫假使善飯不能無慮况又再中安可望無虞悶遣無極前此十餘日來公頗覺苦渴喜進酸冷侍人多戒其不攝養公曰一生餌藥節食者只要無恙到老爾今既官成名立幸爾年亦將七十此外更有何求而強自苦攝以絕口所快也今日再中亦不以死生為念矣

三日昨中不喜重尚晚猶能起居而語言稍澁夕間兵使進酒饌蓋

高踏青設而勉慰小客中病懷 四日二沈侍語終日邑
人李廷立全天道天則來拜 五日端川倅李廷臣送米
饌甚足 六日兵使盧候來見李義龍李廷秀趙周民來
拜 七日甫乙下僉使辛應材送人來問 八日在調攝
中判官趙元範移差萬頃縣令將就道來辭公公曰此來
相從情分甚熟忽此分張意甚忽忽須勉道途無恙云別
意殷勤趙最拙於語言素以妄發名於一時每在公前人
相以謔浪權笑且性柔弛居官雖無治政與人甚無綾芒
人皆不苦之來代曹挺立乃是仁弘門徒向爲癸丑諫官
攻公甚有迹且其竄公時獻納也一行慮有彼此之嫌相

與高言公曰彼是吠聲之徒素來無思恐今日異鄉萍水
安知待我更厚於趙也且彼是官我是累人自有分限固
無相干假使不懼我也有何所慮只望汝等慎戒言行勿
生疑阻可也劉興籍曹仁立義立等來拜 九日近日連
在調攝中居山察訪羅茂松自本驛來拜 十日兵使將
往咸興來拜 十一日判官曹挺立赴任輸城察訪鄭良
胤穩城判官金昉一時到北青此皆丁巳臺諫及停廷請
又有極地之論欲將回避頗存痕迹自上特差是任 十
二日鄭良胤金昉來拜公曰去年我等送大監於此地今
年大監見我等於此路人事好翻覆然往年之事豈我等

本場只不忍一時死耳為惡且不竟今日得有此行大監
之門豈我等所踏初欲果面匿迹且然而不造更念情迹
有異事有可原敢來唐突耳其縮恐悔吝之色溢於言外
鄭翰城云往冬論大監之日小生言於同席曰大臣論罪
自有一會之規今日直舉圍置不其汰乎時論方銳應
吾言咫尺相看狼狽到死實難塞責云公曰此事吾亦聞
知事往時去不必更討但今日公等之行更緣何故各言
其意穩晤以出虞候來見加乙坡知俞使許清來見十
三日曹判官來拜公其言不如鄭金之丁寧而退見監察
即公之季胤諱井男官至禮賓寺正贈吏曹參判甚悉其羞惡之意 十四日全

卷之九

十九

弘逸孫允文金一珍等來候虞使來見 十五日鄭翰城
金判官前往任所來辭公是夕後自咸興出直米公寓
拜之 十七日判官見兵使於營廳辟路至門兵使以為
俗傲頗及禁立之語判官嗚呼有憎上下之間隙已堪矣
兵使來見公言及是事公不相辨白 十八日判官進酌
來拜政聲迥出前官特公亦勤眷 二十一日兵使
虞候邑人韓應福金世辰來謁 二十二日利城縣監李
厚與來謁仍以酒饌進兵使判官皆來 二十三日惠山
俞使趙琦送兩落魚兼有書 二十四日兵使聚列邑兵
大操於南江教場金男公之側室子主簿也往觀操見北兵善

馳突大誇於公 二十七日沈价川宗敏在任所送人相
問兼有贖物 二十八日春陽已老兵使暇寓舍西溪上
引水爲潭等一茅亭以爲公遊息之所居處甚靜便公自
弄中後長風一向半閉不出門幾將月矣今日始出溪亭
關河經雨新綠漲溪渚蒲汀柳已媚春矣公意甚不樂自
想應東崗耕種已遍野矣 二十九日判官來拜鏡城判
官南以後亦曹公之徒也病滯道中今始到此直來見公
四月一日戊寅慶源府使鄭如麟送人問使兼致贖物
二日公出坐溪亭二沈侍坐終日 四日明州府使權驥
送書問候有所賂 五日兵使來請公曰今日天氣和暢

白雲先生集卷之五

三

此去五里地有巖盤澗流甚清岸邊花甚盛開可堪一賞
願陪清塵暫時出遊公曰累人只可牢蟄何煩出遊一六
日兵使判官煎花於溪亭 七日主妓慶仙即晚王來陪
公話公戲之曰北俗喜馳突女入亦善御馬云爾亦能乎
卽應曰是吾能事試爲公一破顏輒起呼童勒馬以來看
置笠持短鞭結束登鞍翩然若輕燕騎出溪邊衆石硯磊
手整青絲信鞭橫馳其翻身謂馬極是閑熟公拍手而喜
曰非公孫秦娘之奔劍何以勝此令人不覺鼓氣云仍賦
一絕以詠之詩曰裊裊娉娉豈意長翩然輕燕踏龍翔女
郎拾翠爭來看隔水東風送異香 十日監察與美男爲

白雲先生集卷之五

三

覲大夫入還洛關外無春容愁已多端又際父子之別安
得晏然無情公亦於此不能不動二郎情事終不忍見兵
使責候二沈皆出臨清江上設祖餞行主妓慶仙最傷此
別每至公前輒自注然流涕公亦愀然曰父子之間固難
為情彼有何情者每傷吾父子之情悲感若此况其為父
子者乎 十二日吉州救使玄極即玄兵送人問公仍致
客需二十三日會寧判官李廷俊送間有貺 十五日北
閩送李思達公之庶姪問安仍致魚菜 十六日利城儒生
李培宰廷俊來拜 十八日金善男自三水出來 十九
日二沈朴震一終日奉侍爭品地盆子優劣公曰吾聞地

盆子乃北地仙味人間有此物不得見亦甚齒矣吾擬假
使明日得放姑且仍在直待其節親到甲山得一嘗而歸
今聞沈生之言則不覺愕然也朴曰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沈郎一謫三甲喫苦已極不幸地盆子亦為其儲胥也
二十日兵使來拜曰城裡有一別院扁是倒鏡堂荷錢點
池柳嫩梨香四絕人居境甚靜僻此是一府之勝亭而今
日美景亦其時矣公微笑曰吾脚自當不出此溪亭耳兵
使仍進酌以罷公臨危言事以忠見謫雖任真推義澹如
也然每念奸臣誤國主心不悟忽以二百年禮義之邦一
朝變為禽獸之俗且土木方殷兩關並起三空已久虜

又生危亡之象迫於呼吸緒顧憂切噎噎不申內自焚焦
病成消渴引冷無節口常吞冰兵使揣知公意憇然為憂
頓進小酌務為相懼公厭其煩而感其誠受而不辭一二
十一日柳厚立生捕黃魚數十尾放于溪潭洋洋圍圍公
甚悅賞 二十三日李義龍活致雙鯉放於溪潭振鬣翻
波意甚快活此為公一時消遣資也 二十四日有僧一
真自北來見公曰公能記我否公省之曰爾非香林菴上
人否僧進一軸乃公未釋褐時次俞把溪韻一絕也仍道
四十年前事歷歷如昨日公不覺展眉欣聽如聞雙桐語
也 二十五日兵使判官進酌於溪亭判官臨潭見魚遊

曰此亦濠梁之魚能知公樂否公笑曰君亦濠梁之客乎
人能樂魚而魚不樂人也 二十七日有雨向來一春不
雨亢炎燥野今日始得雨歡聲滿野兵使亦進酌溪亭以
為得雨之慶公戲曰雨適時乎公能格天乎若為誠格之
感吾亦欲學之耳兵使昨日祈雨而得故如是云而公意
有在 二十九日李挺立探允文全天則等來謁

閏四月一日丁未兵使判官將赴監司壽宴來辭 三日
金察訪進自京來仍謁于公藥聞洛中消息 四日虞傑
金察訪羅唐山來謁 八日端川官妓舜真乃北門名娼
也今為羅居山所畜自郵中來謁曰妾雖賤娼尚聞公聲

早欲一來奉晤以爲閑中消遣而爲人所畜蹙或有拘尚
稽今日耳語甚難憐今公解顏仍進酒饌羅居山亦在座
矣酒數巡真曰少時粗解致詩今已盡忘之然一爲歌之
以破公顏耳仍誦屈原離騷杜北征及古今逐臣詩字字
寥亮聲極悲楚轉添公悽切公甚不樂卽變其調乃詠將
進酒赤壁賦又歌李退溪陶山別曲聲甚和暢公曰一聲
之變能使人哀樂隨之真妙才也停歌撤杯仍與之語雅
閑清勝應對如流人情物理無所礙滯公嘖嘖嗟賞曰此
非人間女妖必是上界仙流耳 十日羅居山辭還其驛
舜真亦來辭歸公曰餘音裊裊然在耳繞梁三日者真

不虛也初語人曰我北來有三勝事其一鐵關觀海其二
慶仙馳馮舜真歌詩乃其三矣 十三日南兵使以興千
里委伴問公論况仍致南產皆是北路所貴見物想其念
公之情矣 十五日邑中品官爲公進酌兵使虞候判官
亦來 十六日大雨水漲前溪後富貴即公家乞菊於兵
使滿栽亭邊又開小園多種菜葉親教小奴朝夕灌畦以
爲消遣之地 十八日金夢展書義立等二十餘人爲公
進酌於溪亭兵使判官虞候亦來 十九日監司將北巡
自成與未見 二十二日監司向利城 二十三日劉典
籍以下儒生三十餘人來謁 二十五日博州郡守空棧

送人問公多致客實 二十六日判官進酌於漢亭公素
不飲向來雖之酒時只把杯酬酢而已終未嘗一勾入
口矣 二十七日浴中書信至皆是故舊書也公不覺披
說三復曰劍門唯喜此人來之句可見真境也仍以金同
知堽文同知希聖書示人曰此人嘗能筆得名優劣如何
人以金為優公曰然矣且言其辭意定轉亦是奇文也具
道其人氣骨不允似非塵埃中客也 全公即公體府從事
官至領議政吳平府
二十八日公 語於人曰近觀曹判官為人性似平淡
不甚回互與人之間亦不立崖岸若置於名士大夫之中
不害為一疎客只緣出自草萊爾見園莽陷於坑塹世間

如此者豈復一二數也 二十九日人問當時言文翰者

必以李延陵李月沙 名廷龜號月沙官至左議政 申玄翁

名欽號玄軒官至領議政後撰公神道碑銘 數人大監之後碑銘傳記誰可繼

者公曰碑銘則申玄翁可能耳其關鎖精華猶勝於我也

五月一日戊子虞候將入甲山來辭公曰既與半年相隨

情意異常今言瀾別不能無黯然而懷也 二日監司巡

北而還來見公 三日監司辭還本營 四日全羅左水

使李興立委伴問公致夏需 五日公有思先墓詩曰忠

孝傳家及此身命嫌相戒汝為人龍荒此日天連海每聽

林鳥哭令辰 六日利城縣監李厚興來進酌以慰公

七日兵使送朝報汪軍門檄書始知虜騎已犯中原朝廷
有不為徵兵之論將送李岑於軍門以為觀勢周旋地公
曰事已無可為也自我救中原豈待徵檄而起自此念國
之憂蓋自焚內渴瘞轉劇晝夜飲水憂悶不可言 八日
兵使來論邊事極其擾動公曰虜勢雖急至於犯我則尚
遠矣但念中朝之責必先於虜也 九日使兵使軍官魯
興祿劑養胃進食丸洪原妓趙生來謁李思近自思近自
利城來 十日洪原縣監來謁利城儒生等二十餘人設
酌以拜 十一日兵使將出塞甲山許洪原來餞其行進
酌於溪亭酒間又及徵兵事公益不堪慨恨強飲一杯醉

氣發紅洪原出席獻酌亦飲半杯酒遂即吐仍就枕成睡
調息不甚數促目合口開鼻鼾手散無復有人事百爾攪
醒猶復昏昏連夜及朝一樣 十二日昨睡猶熟了無生
道但不絕者一線鼻聲耳兵使判官許洪原在外經夜
十三日庚子鷄鳴易簣叩地叫天無所逮及邑中諸老閭
閻男婦莫不奔走號哭若喪天親已時襲今時小斂斂不
待次者蓋以時日極炎有不得已故也斂畢別室氣絕無
生道舉家遑遑莫定夕時僅甦是日兵使馳驛告訃二十
四日監司及判官於晉章園訃自咸山來哭 十五日午
時棺斂棺材用油杉厚三寸囊斂皆用本家衣服他具皆

白以先志遷葬

卷六

類兵使通判三該應辦無一毫未盡監司判官進奠平寢
庭尹鄭世義送書問候且有客需而未及生時尤可悲矣
十六日辰時成服沈誼兄弟自始病至成服致病
治喪一毫不怠憂哀奔走有若子弟是難有類寔天湮骨
肉也監司判官皆回去朴震一亦不離看喪晝夜悲哭本
邑品官儒生四十餘人亦自襲斂至成服晝夜在外兵使
之殫誠奔走通判之隨辦喪需不可盡道 十七日有兩
兵使以朴震一為監官閔德龍姜胤朴崔永浩為都色董
治饗具 十八日兩利城縣監自其縣金善男自甲山來
哭 十九日兵使備成奠來哭翌日入甲山 二十一日

兩李恩連聞訃自鏡城來有兵使吊書與賻儀 二十二
日劉敬授敬祥率邑儒四十餘人撰文來奠極甚悲哭情
動於人 二十三日監司送營吏全得渾治喪具夜雨終
朝前川水漲有二人溺死仍念諸孤之行今到何處而滯
而且壑男只在喪次絕食昏仆氣甚奄奄內有別室累復
昏絕死生未分天涯異鄉四無親舊子子悲哭若在昏霧
之中也 二十四日宣傳官崔復明將有事於通判衙中
自京來哭仍致京信此皆諸親故遠慰請况書也屢置靈
几前悲痛益切生負任轅回事過此入哭 二十五日哭
熱此處霖雨連旬諸孤之行越來到夜夢致煩悶不可言

兵仗接傳地益于一筐曰此是公在世時曾欲一嘗者道
來見路遙紅熟政時忍念舊事不勝悽切敢此摘送幸置
靈筵云此去甲山數百里之地乃能朝發夕至其向公之
情不以生死有以異焉然可想感矣感矣營奴德男自京
回來得京書始知計入有自上特命復爵一路護送依例
禮葬之教即告靈几改立銘旌即沈判書悖後改名德官
所書送 二十六日揚口諸孤初更奔到哭擗之餘有同
易贊時四隣男婦駢然來見李生負願男公之堂姪時處
公之再從李察訪天俊公之妻朴引儀信男護諸孤同來
二十七日出判來吊諸孤品官絡繹來吊李利球亦來

奠以去二十八日許洪原來奠并慶興震英李命使亂
緒自成興來哭二十九日陰靈久不解諸孤成服羅居
山茂松來哭主妓晚三發成奠來天奇相聞計送人來吊
且有贈儀三十日許洪原自監司分付備朔奠來
六月一日戊午三日奇相送挽詩仍問諸孤四日西
以響具趨未造完旅櫬久滯雨且連綿悶不可堪也李智
男之義弟自瑞興聞訃奔來通判來見喪主仍坐督響役
五日成興進士韓仁滉操文來奠且有韓仁祿登文科
至韓正李汝海韓大信等十四人致贈皆與公素無分
者只出於向慕之誠耳六日慶源府使鄭如麟送書托

吊仍致贈儀 七日李敦詩自伊川聞計奔來內外親戚
及門生舊徒受公恩遇者豈特一二獨此人乃能千里奔
哭非但以情亦能勇義者也 八日兵使自甲山來吊諸
孤且護發引時事 十一日京信付撥使來自胡書都下
甚擾云喪次一行亦甚騷動羣疑萬端衆目瞪瞪將有可
虞之形李時震李天俊先往抱川 十三日兵使來奠哭
甚悲 十四日利城縣監以喪柩差使負來 十五日被
殯告遷柩羅居山操文來奠曾判官亦以文入奠之是日
修書一度以撥使報知今朝發引之由於張知事傳本家
十六日以前未發移宿前溪上 十七日雨水漲不得

渡北青諸儒一時來奠本家奴守奉自京來有挽詩數十
度 十八日始渡臨清江夕到平浦路險舉重前道杳然
聞念無涯兵使判官護喪柩亦到此 十九日入洪原李
文者俊操文來奠本倅亦入奠官妓趙生亦以醴酒新菜
素衣入奠是夜燈燼落地延燒地排几筵前火米忽起適
李思近先見呼告僅得撲滅言之喪魂 二十日朝發洪
原早入咸原餘日尚高而前有咸關大嶺故止宿北青品
官儒生下人輩之出送洪原平浦者有不能盡記以至妓
生溫香營仙景海慶仙等發引前亦來嘗一日離喪家種
趨在後至誠爲之且哭隨喪柩送至洪原途上以歸公之

遺德能使人感如此 二十一日午踰威關嶺嶺甚峻險
每至峻坂危殆魂喪心消竟得無事亦有神明之護也一
入洪原之境沿道設舍沿除無不致力亦額縣官之誠也
夕到德山宿威輿出站 二十二日沈請兄弟朴震一全
善男護喪柩到此痛哭辭歸慘恻之情蓋不能堪北青人
李大生亦到此以還午入威輿判官朴晉章操文入奠也
人前正郎韓仁祿前判官李汝海進士韓仁滉等二十八
人操文來奠監司幕下武人吳應男李禮範等七人亦來
奠哭甚哀是夕風雨大作俄刻平地水沒膝靈次地低將
不能保冒雨移安於武學堂 二十三日江漲不得

發監司操文來奠

祭文云勲勞清白道德文章晚節忠言
萬古綱常秋霜烈日殘有耿光臨江執

執奠

二十四日以船渡江晚入定平府使操文盛饌

來奠物極豐潔悲慟亦見於聲供接一行亦多以厚本已
儒生李球等十人亦操文入奠 二十五日到草原適搭
軍前有雨江天雨未歇恐有阻滯之患冒雨催行暮到永
興府使趙孝南入奠 二十六日冒雨到高原是昏大風
雨大樹盡折焉 二十七日前路水漲不得發本郡郡守
李應星前月罷歸京師復有仍任之命來到文川聞喪柩
入其郡盡棄行李匹馬游泳以到來即致奠其情亦可感
平生無分之人尚能致意於死歸之日其視於安大奇不

營萬萬也 二十八日因水漲由下路艱關到文川境都
守李公文澄親出境上看檢撥軍護行人都卽奠文甚切
實不避時諱哭甚恂致賻亦多 二十九日雨本道都事
金德將赴任入都以文來奠哭甚悲晚發至中途逢大風
雨萬萬危苦僅達德源府使洪峻入奠 三十日
七月一日丁亥冒雨至安邊府使權餘慶已往京矣德源
以兼官來府使雖不在已令邑人厚護喪行故元奠物調
軍亦無少忽留賻亦厚 二日風雨猶大作不得發端川
伴李廷臣自京來以酒菓入奠哭甚恂如不勝情 三日
阻水又滯問不可堪本邑士人李東賢入哭吊孤 五日

水落路始通發安邊府夕至高山驛仰看嶺樹參天鳥道
如懸此是公常爲死歸者憂今日不幸公柩到此感念公
言益自悲憂也 六日無事度嶺止嶺上行奠休軍意有
淮陽之軍來適寂無形影俄有淮倅文狀言撥軍官門交
連之規安邊之軍遠來踰嶺力已疲矣前到淮府尚餘四
十餘里日既夕甚狼狽先送差使負趙永興催淮軍繼發
下嶺路險寸進或顛或仆山日易西勢難前達不得已露
處於罪藏谷中經夜淮陽府使聞是事倉遑馳來軍亦齊
到夜深奈何安邊護喪別監李桂輪金光確亦極力勤苦
七日入淮陽府使人奠姜正言大進柳秀才文錫亦來

哭許天慶哭辭而歸自北青至此一路周旋奔走其竭誠
殫情亦極可感矣 八日午到新安通川出站郡守金克
建入真致賻夕有奇順格自吉州來入吊是日趙永興亦
代替於淮陽而歸 九日船渡年灘無事兩棧一行常所
憂者只是此處幸得如過心始安矣權佾公之側室女自
京來迎到昌道歇輦平康出站而縣監李善得稱病不來
其備送奠物固不可言乘昏入金城北防禦使劉夢龍將
之任留待喪柩即來入哭 十日縣令李浚入真李淮陽
以差使負護喪到此哭辭而歸夕至金化縣監韓善一入
真哭哀扞城郡守趙暄鄭襄陽號守夢官至齋贊送物來真扞

城則無有賻儀襄陽則又有祭文挽詩京居士入沈演因
事過此入吊 十一日曹大臨自湖西為來迎柩午到豐
田營軍鐵原府使尹英賢入真翰城察訪李確將之任入哭
暮到楊門站永平縣令趙彥範入真李泰男公之堂姪白大
琦到金化李桂男公之從子擢男鰲山君兄弟到楊門旌柩
在北每以途遠難進為憂行行無事已近楸壠去時送行
之親故忽以衰經相迎觸事悲慘殆不能為懷柳鬼山叢
亦來 十二日李正郎景櫻及抱川諸族皆迎中道哭聲
徹天行路亦為之流涕到種樹院駐輦抱川座首洪思學
等入真哭哀未時入山所錦陽尉朴彌以表被孫

白化先志

卷四

年譜及尹仁沃公之再從孫權益慶皆已到山所矣即時安殯行

奠李同知成吉來哭 十三日吳璉聞訃自羅州徒步以

來會大益自晋州來凡治喪之具自京則尹仁沃主之山

所則李擎廈公之再從孫 官至郡守監董無不畢給至於松脂則張

知事晚簡求於外官之常所知公者亦已足矣 十四日

李傳芳公之再從孫 昆弟生負自京來哭全羅右水使李繼先問公於

北青而來人到此聞訃不得達書與物留在此矣遇事悲

益深 十五日自昨大雨李延陵送子景嚴致文以奠李

有吉亦來哭 十六日襄事已迫塋後未半雨勢如此憂

悶難堪所賴李擎廈不避風雨周旋募軍刻日催役耳坡

州牧使柳舜懋冒雨來奠 十七日京畿監司定役軍一

百名以揚州營吏成世雲押送 十八日送役軍四名於

揚州地浮取灰石 十九日揚州軍二十名來現運灰取

莎李博川樞送書吊諸孤仍致賻儀 二十日喪人李汝

奎及李汝瓚曾漢陰李文真公德馨之 子公與漢陰文道最別自京來哭 二十

一日朔寧軍十名赴山後 二十二日朴引儀信男及女

禮祥尹大慶等自京來哭 二十三日喪人具仁彦自平

丘廬所來哭 二十四日畿伯柳希亮來奠 二十五日

外棺匠人金花守來始後外棺厚三寸 二十七日葬土

匠白鷓來始後 二十八日斬土開塋域 二十九日穿

墳穿繞六尺有獨石如圓龜先是公使地官朴尚毅卜此
山點其穴刻碑埋之以為今石地歲久樹木變山容不得
埋碑之所更邀地官吳世俊點穴以不得真穴為恨三
十日始築灰宋思梁曾是蒼原舊野老年近七十者酒慕
未哭

八月一日丁巳築灰慎任自京來奠三日李貳相冲使

趙至乾送奠物代奠之又有挽詩李命後公之門人官至

祀方在講所聞公窳三亦有易遠謫嶺南使其子顯基攝

文真之申判書欽李同知貴官至平府院亦自謫所送

子以文奠之中東陽即東陽李敦詩亦各具文以奠李天

安惟假沈念知崙權蓋慶李正顯英官至判書朴錦陽瀕

李正郎景稷張翰林維號豁谷官至右議政李佐郎明

漢官至判書進士昭漢官至判書各以文來奠崔評事有

海官至判書李同知尚吉李重基李碩基慎三從李弘

基柳忠傑韓念知汝覆權正郎帖權恰申澆朴潢沈祖朴

憲鄭斗卿受學於公官至權鵬崔澆李評事培元崔根權

靈皆自遠來哭蓋為會葬來也四日庚申下窆自此出

明承隔矣終天之慟可勝言哉穴深九尺下鋪灰一尺安

外棺其外煎不於脂廣五寸與棺平限外蓋上允用松脂

五百三十二斤篩灰三百二十石限平土銘旌冒雨遠來

渝色改書於金同知塋墓之錦陽書主申時告利戌夕行
 初虞祭 五日以雨不得反魂行再虞祭墓客皆歸只李
 景稷亨時白崔煜公之孫女婿文曾大益留待返魂 六
 日朝兩晚晴反魂於東岡初議反魂之所眾論未定喪主
 曰先君素不喜城市晚卜東岡極愛便靜每謂歌哭於斯
 將以為終焉之地不幸見請一念猶未捨於東岡語言之
 間每存故栖之戀念從象生之意得返於公所愛之廬於
 情得矣云故終返於東岡後來先生長者多以喪主之意
 為得宜也 七日行三虞祭偶披公遺籍得小紙乃識朴
 尚毅論山者其向案起伏亦與冥世後所點一操而且其

中有穴地六尺則有紫卵石云則穴亦真矣術雖微事能
 知地中所未見者豈不感人也哉事不相謀而適無差爽
 則吳亦非庸師也 不幸變生於謫所北地荒苦遠俗無
 知且為官者多是武人初慮治喪之具板蕩無賴計音一
 出南北絕塞權管守護將之稍有守地者莫不爭致賻儀
 及至安邊賻布已至二十同之多矣其人之所常慕飾亦
 於此可見矣墓後不知有一士人匹馬單裝茅籍炙鷄清
 綿來哭於墓前只留詩文一紙不見喪主而去公之曾孫
冬以四學疏頭被罪請居靈光有士人崔河錫者自靈巖
 來訪曰吾祖考名珽官至齋郎絕意仕宦於白沙先生素
 無面分自北青返葬後以鷄酒之奠哭於墓前尚州士人
 不見主人而去云始知漬綿哭墓者是崔珽也

鄭以弘等十餘人素不知公者各致贈儀且有武人金是若遠自晉州備物來奠而去此皆近世所未聞之事也其後北青人士追懷德義創書院於城外老德社立祠宇以專享公每春秋俎豆不衰號老德書院

鄭公名忠信字可行登武科官至平安兵使別元帥討平李道錄振武元勳封錦南君生於萬曆丙子卒於崇禎丙子謚忠武公有子砮襲封錦平君公本係光州正兵在辰之亂年十七都元帥權莊烈公求人可以問王考文忠公方判中兵一見知其為英才召置左右而衣食之教以學書能讀先秦古文通交門下名士如至陽新豐完城諸公皆折輩行屏人地戊午侍文忠公北青謫所作北遷日記及公捐館為之心喪三年文忠公嘗曰挾冊則不害為一世高士後奉使入建州察虜情其前也為前下僉使時作誌云曰十年往迹品龍

白先生遺目録
卷之三
以起見其氣脈也為人短小雙眸閃閃精彩

白先生遺目録

右鄭錦南忠信以記白沙先生址
遷錄一母先生曾孫世龜檢校刪
正附以丁巳獻議及錦南多事本
末是錄始為完書可以傳示久遠
矣蓋先生痛 母后之將廢叢憤
躬議丁巳丁二月請配公看明年五月
捐銀募八月返葬于抱川先墓

側錦南以門下士從先生於邊
誦死生之際跋履周旋始不離傍仍
為之方恣自始邊至卒矣省其大
月之間審視而詳記之夫而一時世
變之梗槩及先生忠義之大方以
言動嗜好之諸人情厚薄之際纖悉
畢錄若乃嶺海河漢原濕匍匐而

可以刺心而投涕者及真苦心至誠
慕義無窮者或嗚呼先生之大節
耿著於宇宙者初儀一篇在焉因若
無待於乞錄而百世之下聞先生之
風者如目見如身履如親奉先生之
警咳感慕嗚咽而不能已則是錄而
無助何可使沈感而不傳也至其不

或不免瑣細俚俗似若非先生之為
者則觀者苟有以自下之名害其益
存也時西宮省復正憲大夫其書劉
書無私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成均館事完山李敏敏跋

甲五張



藝文館大提學
完山李敏敏跋

